

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娘容辖私塾的 创办人

仁增·伦珠班觉



索穷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娘容辖私塾的创办人： 仁增·伦珠班觉

索 穷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娘容辖私塾的创办人：仁增·伦珠班觉 / 索穷著. 一拉
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3
(20 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ISBN 978-7-223-02298-9

I. 娘... II. 索... III. 仁增·伦珠班觉 - 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580 号

娘容辖私塾的创办人：仁增·伦珠班觉

编 著 索 穷

策 划 格藏才让 晋美旺扎

责任编辑 格藏才让

封面设计 格 次

电脑排版 周正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9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2298-9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节 藏族教育的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如门巴仓”的时光·····	(55)
第三节 “罗布林卡”——“雪仲堆康撒”···	(61)
第四节 创办“果瓦康色”私塾·····	(73)
第五节 “娘容辖”的辉煌日子·····	(79)
第六节 “娘容辖先生”的下半生·····	(101)
第七节 “娘容辖”师生访谈·····	(111)
附录：1930年的私塾合影·····	(153)
1932年的私塾试卷·····	(155)
参考书目·····	(159)
后 记·····	(161)
作者简介·····	(165)



第一节 藏族教育的发展历程

人类社会在原始时代，基于生存的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种竞争不仅包括体能的竞争，还包括生存技能的竞争，只有那些最强悍者，才能经受残酷无情的生存环境的考验。因此，人类社会的早期教育，是口耳相承的生存经验和技术的传授。

原始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职的教育人员，对新生一代的教育是通过老一辈人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向他们传授经验，并通过游戏和战争等途径得到提高。那时的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一种自然传承，没有系统的有意识的培养过程。

和其他民族一样，藏族早期的教育，也充满着一

种自然的气息，这在考古发掘的岩画、壁画以及流传下来的早期的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载体中可以体会到。

藏文的创立，使藏族的教育从原始的言传身教走向文字教育。通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藏族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到了20世纪上半叶时，藏族的传统教育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私塾教育三个方面。

寺院教育

藏区被人称为西天佛国，宗教文化对藏族的影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早在公元754年藏王赤松德赞修建桑耶寺，开启了寺院在教育中的重要职能作用。公元842年，吐蕃政权崩溃以后，藏族社会开始向封建农奴制过渡。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1、12世纪，先后在卫藏、阿里、康区、安多的交通要冲，贸易中心，人口比较集中、富裕的河谷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寺院。当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来制约，加之西藏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又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宗派来统一垄断，各种教义理论自由发展。这时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翻译成

藏文,为藏族僧侣在显密教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又为各自的传承提供了多样的思想依据,这样逐步完成了思想教义、教规程式、修法次第上的系统化,为以后藏区各教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2世纪以后,可以说寺庙基本上垄断了藏区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

由于教义的不同,寺院可以分为宁玛派寺院、噶当派寺院、萨迦派寺院、噶举派寺院和格鲁派寺院等。以其中的格鲁派为例,其教育的方式、方法有这样一些特点:

1. 循序渐进的课程安排

格鲁派循序渐进的课程讲授,是其教宗宗喀巴着意设计创立的。为了进行佛教理论的启蒙教育,学僧一般先进入《摄类学》班和《释量论》班,然后进入为佛教知识打基础的《现观庄严论》班学习。为了了解学生对客观世界和自心关系方面的观点,再进入中论班学习。其后,为了让学生懂得小乘佛教基、道、果三位的观点,入《阿毗达摩俱舍论》班。最后,为了学习佛教的戒律和具体执行破、立、许三方面的律戒,入《毗奈耶》(律经)班学习。由于宗喀巴创立的这一教学方法的特点,使格鲁派各寺的佛教教育有

了很大的发展。

2. 严格的考试制度

格鲁派寺院的考试制度比较严格，一般有两种方式：背诵经典和辩经。背诵经典考试，就是在考试时将经典内容背诵出来，藏语叫“心聚”和“心试”。如显宗学院在未教正课之前，对经论的根本点和解释要背诵，并进行考试。有时在导师跟前考试，有时在各班级的全体学僧的集会上考试。考试的成绩分为七个等级，以背诵经书页码的多寡判定。

辩经考试，是为了解理解水平而举行的考试。格鲁派寺院严格的辩经考试制度，除转世活佛有某些优待外，其他学僧都必须通过考试，有学问的高僧或格西等是经过无数次的严格辩经考试后脱颖而出的高材生。

格鲁派寺院教育的辩经考试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立宗辩和对辩。立宗辩是由被考试者先立一宗（一个论点），并以此为中心与提问者辩论，解答对方提出的疑难问题。对辩考试由两人进行，相互提问对答。这种辩经考试，几乎每结束一个学程都必须进行，然后才能转入下一个学程。

3. 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

格鲁派寺院的每个札仓(学院)都有严格的管理章程,其中对学习、考试、学期、作业、奖优罚劣等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如留级制度,到高年级后,为了复习,学生可自愿降到低班;另一种是强制性的勒令留级,各班学年结束后,对不努力学习者,或不守纪律者,令其仍留在原来班级学习。复习制度规定,每年从秋季大法会结束,到冬季大法会开始,复习戒律;春季大法会结束到夏季大法会未开之间,复习中观论和波罗蜜多;夏季大法会期间复习俱舍论。实习制度,不同等级的格西考试通过后,为了能牢记所学的内容学生往往要到山间禅房进行修习;另外,密宗学院的学生,也要结合小五明的学习进行实习。在结业考试或学位考试中成绩优异者(藏文称为得到学位)给予奖赏。如背诵经典考试得头名者,要奖给皮帽等。再如头等格西获得者,地方政府还要奖给各种物品及银两。处罚,进入班次后,若缺一次念经集会、背诵或各种考试不达标等,一般要受到各种相应的处罚。

历史上,寺院是藏族传统教育的主要职能单位。首先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历史学家、

翻译家、政治首领和大小五明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如古代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译师仁钦桑波（905—1055，新密法的初译者）、萨班·贡葛坚赞（1182—1251）、布敦·仁钦珠（1290—1364）、蔡巴·贡葛多杰（1309—1364）、萨迦巴·索南坚赞（1312—1409）、宗喀巴·罗桑扎巴（1357—1419）、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等等。在近代则有帕邦喀、根敦群培、喜饶嘉措等等，他们对藏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些从寺院培养出来的智贤者，编译和创造了以大五明（即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和小五明（即历算、诗学、词藻、声韵学、戏剧）为主的历史文化典籍，其数以千万件计。在这些浩繁卷帙中，有许多不仅蕴含着渊博的佛教哲理，还涉及到医药卫生、天文历算、语言、辞藻、音韵、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创造和发展独特的藏族传统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寺院教育还丰富和发展了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文历史悠久，大量佛教典籍被译成藏文，既丰富了藏文词汇，又促使藏文规范化。藏文的普及，对促进藏民

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讲，寺院是藏族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基地，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根据地。

私塾教育

藏族的私塾教育源远流长，从吐蕃时期到近现代一直延续不断。而在民国以后，西藏的私塾教育又有了一定的发展。譬如在拉萨，私塾教育是比较普遍的，1959年前约有九十多所规模大小不一的私塾。比较有名的有“娘容辖私塾”、“甲尔巴康萨私塾”、“达布林私塾”、“达康私塾”等。在后藏的江孜，则有“意让厦钦私塾”、“曲列私塾”、“那康私塾”、“巴黑私塾”等。在日喀则有“朗林多觉私塾”、“杰仓卡切私塾”、“曲松私塾”等。在尼木有“多贡拉扎”、“吞巴拉扎”等。另外，在山南、阿里和那曲等地也有一些私塾。

私塾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书写、拼读、背诵等。一般学生入学后的头几年，其学习内容主要是练习写字。先是在木板上循序渐进地练习写各种字体，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才在纸上写。在纸上写时一般是从小字练习到大字，从行书练习到草书，但不练习写印

刷体（乌简）。练字的过程，一般是先练习字母，以后就练习抄写有书信内容的字帖，要求边抄边念边背。在私塾，除了练字外，还要学习背诵文法《三十颂》、佛经《文殊颂》、以及从《水树格言》和《萨迦格言》等格言和训诫中选择出来的段落。

私塾的学习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主要看学习的程度，如果老师要求严格、学生刻苦，三年就基本结束了。

但是，各藏区的私塾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私塾，其规模、学生人数、教学内容等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办学上私塾在城市或者集镇办的多，在农村，尤其是牧区很少见。

在旧西藏，私塾教育主要分为家塾和私人学馆，前者是贵族或富商们聘请老师在自己家中为子女授课，后者则是在主要城镇设立的私立学校。

在20世纪20年代，拉萨有二十多家私人学馆接受学生读书，还有很多贵族、富家子弟在家中接受家塾教育。

比如贵族少爷拉鲁·次旺多吉、夏扎·甘登班觉便在那时候有了上私塾学校读书的经历。

拉鲁·次旺多吉出生于1914年，1922年上学读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八岁时，父母亲将我送到地方政府文告抄写员贡嘎仁钦在布达拉宫山前开办的私塾去读书。老师身材高大，神情严肃，对学生们从来不苟言笑，所以我们都很怕他。私塾的制度很严格，当阳光照到拉萨西郊的根培乌孜山头（即哲蚌寺后山）时，学生就要到达学堂，到后立即背诵赞颂文殊菩萨的经文《文殊智经》。然后，根据学生们不同的水平，分别读书一个多小时。读书完毕，休息一个半小时。老师家住布达拉宫山前的白德仓（在现今布达拉宫前西面），所以同学们都趁休息之机到修赤林卡（今布达拉宫广场南角）去玩耍。休息完了，又开始上课，主要是在习字木板上练字。拉萨时间十二点钟放学生们回家吃饭，临走之前，由班长检查每个人是否写够了规定的行数，如果有人没写足，就由班长根据其未写够的行数用竹板打面颊。有时，老师亲自检查，谁若是没写够行数，老师就用皮鞭抽谁的屁股。下午放学时，也同样须要检查。平时，学生们请老师检查所写的字体好坏时，若是写得不好，老师便用笔写在习字板上，

让学生临摹，或是指导学生应该如何书写。如果还写不好，老师就又用鞭子抽打。抽打时，总是让四个年龄较长的学生按住被打人的四肢，脱掉他的裤子再打。由于我对老师很害怕，处处谨慎小心，写的字也比较好，所以挨打也比较少。但是，有时也因字数没写够，背书时发音不准或发音错误，背不上来等原因而挨打。

“老师有位夫人，同学们都称她‘太太’。她的心肠非常善良，每当老师打学生时，她都来劝解。如果老师还不住手，她就解下自己的围裙盖住学生的屁股。

“平时课业非常繁重，只有十五日 and 三十日才放假。但是，在我举行完毕业仪式后，老师给同学们特意放了一天假。

“……毕业以后，呆在家里时，我还坚持在纸上练习写短足行书、小行书和草书，写完后遣一个仆人拿去请老师过目。至于《正字法》、《三十颂》、《音势论》则专门拜请留在家中照管产业的协嘎林巴·贡布旺秋为师。他的学识非常渊博，教我《三十颂》、《正字法》、《音势论》时，一面举例讲解，一面让我默写。每天把我写错的字拿来与正字字典对照着解释，并加

以改正。与此同时，我还学习筹算，那时没有算盘，也没有数学，只有筹算。用桃核代表一，小木棍代表十，蚕豆代表百，名为‘普朵’的正方形小石子代表千。一开始，老师仅教我整数算法……在我申请担任地方政府办事员期间，噶雪·曲吉尼玛为我介绍了一个来自琼波丁青地区的具有高深学问的上师。我将那位上师请来，听他讲解《三十颂》、《音势论》、《诗词学》等。在此期间，上师一直居住在拉鲁府邸内。”

夏扎·甘登班觉生于1922年，1928年上学。据他回忆：

“我七岁时，先父为表示庆祝，带我到怙主帕邦喀尊前，祈求他对我进行藏文字母的启蒙教育。最初的那一天，我父亲还让我亲手向帕邦喀寺密宗事部三怙主殿外的藏文石刻‘六字真言’（传说为吞弥桑布扎亲笔书写的第一行藏文——作者注）涂刷金水。土蛇年（1929年），让我在曲桑寺众僧之中的怙主帕邦喀尊前聆听其讲授《菩提道次第论》。铁马年（1930年），我跟随父亲赴波密，直到回拉萨之前的这一时期内，我学习藏文拼音及写法、修辞、文法、藻饰词、正字法以及我的启蒙老师格西·阿索活佛编纂的皈依

辩论等，并参加了一些理论方面的辩论。回到拉萨后，由于父亲去世，一段时间内呆在叔父夏尔巴活佛尊前，复习以前已背会的书籍，并且又背会了《劝戒亲友书》和《知识介绍》等书。之后，在电报局私塾读书的几年中，用业余时间去当时在门孜康（即医算局）任职的学者库奴瓦·丹增坚参尊前，请他给我讲授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还为我讲解《诗镜意义修饰法三十五种》的本论讲释。还请医算堪穹·钦热诺布先生到家里为我指导《正字明灯》和《藻词论·沧海一滴》的名词断句等。我的祖父出资刊印的《正字明灯》的木版毁于陆军战火，这次在医算堪穹·钦热诺布的建议下，由我家出资刻制了新版，他高兴地为此书写了后记祝词。我叔父夏尔巴活佛给我讲解了一遍《劝戒亲友书》，并依照大学者弥旁·格勒朗杰著的《诗镜》第二章的注释《旦志诗律庄严论》讲解了《诗镜》第二章，我自己也适当地做了一些练习题。在擦珠·阿旺洛桑活佛尊前，聆听了他依照《藏文文法·司都大疏》讲解的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也做了练习题。噶厦秘书长德卡（即鲁康娃）给我教授申请官职时需要应考的筹算术。在格西·阿索活佛尊前我独自一人承蒙他深入详尽地面授过一次

《菩提道次第论捷径》。

“……医算堪穹·钦热诺布先生曾依礼投拜多位善知识及学者为师，精勤研习显密二宗各种知识，以卓越成就而享盛誉。他在哲蚌寺任‘门金巴’（寺院内医术最高的僧医）时，正值我的祖父（指伦钦夏扎·班觉多吉——作者注）赴印度参加西姆拉会议，他作为侍医一起前往。当初在他经济不怎么丰裕时，我祖父就为他提供物质条件，与他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亲密关系。他与我父亲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成为莫逆之交。所以，先父去世之后，我们制作10幅上好古缎的百衲超度像时，他担任了设计和管理负责人。他对我也非常关怀，给我讲解《正字明灯》等书。我在达尔康学校读书的几年中，他每天都遣他的仆人格多交替送两个锅盔或油香到学校给我吃，数年如一日。因为同学们天天都看见这个场面，所以就跟我开玩笑地说：‘猪毛刷子的点心来了！’为什么称他为‘猪毛刷子’呢？因为医算老爷的头发像猪鬃一样又粗又硬，因而得了这样一个绰号。他不但精通医学和天文历算，而且对佛学也很有造诣。因为他的脾气很大，对学生管束严厉，学生皆感谢其教导之恩。尽人皆知，他的心地是非常好的。